

我的故乡坐落在大别山北边的洪集镇，那里是典型的丘陵地貌，有岗有丘有林，有河有田有园，有麦有稻有果，就是不产茶叶。小时候，遇到雨后初晴，站在高高的岗坡上遥望南方，一望无垠的原野仰视着蓝天，一弯彩虹辉映一抹青山。看着那连绵起伏水墨画般的远山，我们不知道那里轰轰烈烈地闹过革命，诞生过人民军队。只听人说那里有苍松翠柏，有飞禽走兽，有漫山遍野的映山红，还有层层叠叠的青青茶园。

茶叶，人间烟火，无一不有。生长在大别山地区的人们更不陌生。年少时，身在农村，家境贫寒，很少喝茶，更未接触过名茶。记忆中，夏日炎炎，酷热难当。母亲每日上午，细心地抓一小撮名叫“外销卤”的茶叶放在一个红瓦盆里，接着倒满一大锅开水冲泡，然后搁在小木桌子上凉凉。茶汤红彤彤的，大人们干活回来，或小孩子东跑西玩累了，舀一碗卤茶狂喝猛饮，顿觉神清意爽，暑气全消。那种走进寻常百姓家的粗茶，那种一饮而尽的饮茶快感，至今难以忘怀！渐渐长大，慢慢开始浅显地认识一些本地区茶。知道“外销卤”是外地的一种很普通的茶，因为价格便宜，且茶叶反复冲泡，仍有汤色茶味，广受底层老百姓的认可。

其实，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一般家庭很少喝到的，让老辈人津津乐道的是“梅片茶”，茶色碧绿，茶汤如翠，茶香浓郁。后来，我从父亲那里才知道，这种比“外销卤”好喝的绿茶就是今天的“六安瓜片”。

父亲是一位教书先生，也是评茶的行家。他告诉我，老百姓把六安中心地区产的茶都叫“梅片茶”，这是通俗而片面的说法，细分起来，它与“六安瓜片”是有区别的。谈起“六安瓜片”，父亲娓娓道来，他说，这个名字用得很晚。老早，大别山北麓产出的茶叶通行叫法是“庐州六安茶”，这在名著《红楼梦》和《儒林外史》中都有体现。后来，到了清朝，有一种叫“齐山云雾”的茶非常出名。这种茶生长在崇山峻岭、云雾缥缈之处，当地茶农讲，“齐山云雾，东起蟒蛇洞，西至蝙蝠洞，南达金盆照月，北连水晶庵”。由于它生长环境特殊，产量也很低，每到新茶上市，大多都被官府收购，老百姓看得见，却买不起。于是，在它的周边地区广泛栽植茶

茶缘

穆志强

树，久而久之，这种茶的种植范围和茶叶出货量大大增加。

父亲还说，“清明摘不得，谷雨摘不彻（不及）”。每年采摘春茶，谷雨前有选择采摘的嫩叶称为“提片”，炒制工序讲究，茶品上乘。谷雨后，大范围采摘的茶叶叫“瓜片”（因为加工后，形似瓜子），叶片适时，炒制精细，茶质优良。进入梅雨季节，仍然可以采茶，但这个时候的茶叶稍微有点老化，茶质相对减弱，这段时间采制的茶叶通称“梅片茶”，它的价格比“提片”、“瓜片”便宜得多，所以，深受下层消费群体的欢迎。

父亲还指点我，茶叶分内山茶和外山茶。内山茶，顾名思义，是大山深处生长的茶叶，像黄石冲、鲜花岭、响洪甸、白马尖、晓天等地，山高林密，云雾缭绕，是出好茶的地方。大别山的绵延地带，山势低矮，氧气稀薄，土质较差，产出的茶叶叫“外山皮子”，不可与内山茶同日而语。

茶叶有这么多的学问和讲究，父亲很少提及，因为，在困难时期，一大家子连饭都吃不饱，茶叶自然成了奢侈品，有一点“外销卤”，已经很满足了。改革开放以后，家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爱茶品茶的父亲自然谈茶生悦，渐渐表现出“儒雅情怀悠远在，清香回味语犹迟”的先生风范。每到采茶季节，他都要亲自去山里，买得几斤好片茶，储备在不锈钢制成的茶叶桶里，然后小心翼翼地用黄表纸包上干木炭一同放进去。平时，很少喝。逢年过节，一家人团聚在一起，不光是大快朵颐，享受丰盛的美味佳肴，他们还能美美地喝上一杯杯父亲用心泡制的清香四溢的六安茶。

时光流转，白驹过隙。随着岁月的变幻，我的人生角色也在不停地转变，看待世界的目光从心系家乡到瞭望远方，认知也从幼稚慢慢走

向成熟。日常生活中，对茶文化的理解、体验和品味不知不觉中新天地。知道六安茶除了“六安瓜片”位居中国十大名茶之列，还有“霍山黄芽”、“舒城小兰花”、“金寨翠眉”、“华山银毫”等好茶同样在国内外声名远播。

阅读零星的文献，从先贤的言语和诗词歌赋中，感知六安茶的份量和文化内涵。譬如茶圣陆羽《茶经》中有过“六安茶”的记载；诗仙李白写过“扬子江中水，齐山顶上茶”诗句；南宋文学家、爱国诗人陆游作过《六安瓜片赋》；明代茶学家许次纾的茶叶名著《茶疏》开卷的第一句话“天下名山，必产灵草。江南地暖，故独宜茶。大江以北，则称六安。”和许公同时代的天文学家、农学家徐光启在其著《农政全书》中记述“六安州之片茶，为茶之极品。”如此等等，身在茶乡，何等之幸，何等荣耀！

与茶结缘，我第一次外出旅游，在杭州慧禅寺，喝过“西湖双绝——虎跑泉水龙井茶”，真正感受过名茶的独特魅力；第一次参加六安市作家协会组织进山采风，去的地点是鲜花岭，无比感叹青翠的茶园和那梦幻般的水山；第一次陪文友收集大别山民歌，听到的第一民歌是天堂寨的《敬香茶》，歌声悠扬，不绝如缕；第一次在



洪鑫北 摄于徽奇楼茶舍

省级文学刊物上发表的小说，名字就叫《茶山青青》，杂志社还特意给配上青山绿水的插图；第一次参观与茶有关的纪念馆是舒茶纪念馆，“九一六”茶园的历史名扬天下，那“蜂蝶满山莺百啭，杜鹃风送来茶歌”的景象，无数次在我的脑海里呈现。

“一壶一茶一红尘，一水一景一人生。”以茶为文，洋洋洒洒；以茶为媒，行走天下。我常常独饮静思，在这熙熙攘攘的大千世界里，有多少人追名逐利，多少人算尽机关，多少人不知进退，多少人迷途不返？有一天，当你醒过来，可否放慢行色匆匆的脚步，汲一泓清泉，煮香茶一盞，月下，窗前，亲人们共叙天伦、持茶言欢；或在雨雪纷纷时，在疲惫不堪中，在落魄失意间，每一个人都都会有一杯温暖的茶在前方，在路旁，在灯火阑珊处，等你，等我，等他。

一支康乃馨

刘东升

键转折点上，母亲对我也从不袒护和溺爱。

当年下乡插队，如果母亲打个岔，我有可能留城就不用在农村亲历食宿的简陋艰苦、“双抢”时节的紧张、疲惫和辛劳；不会遭受稻田里的蚂蟥叮咬，挖塘泥里的菱角尖刺的扎脚。那么，我的人生也就不会有对农村生活的深入体验，以及对农民现实生活的深刻了解，对社会际遇甘苦的正确认知。

当年，如果母亲阻拦一下，我也可能会随机进入企、事业单位，不用再万里赴戎机，到音讯不便、交通阻隔的大山里入伍戍边。如果不去当兵，我从小立志从军的夙愿就不能实现，我丰富的人生履历就会留下一项缺失和遗憾。

到部队不久自卫反击战便打响了。我们就驻守在广西，随时都有上战场的可能，我们也都做好了随时上战场的思想准备。

直至战争结束，我复员回家，与姊妹们谈心，她们才告诉我，那段时间，父母的日子不知道怎么捱过来的，他们担心、焦虑、寝不安枕，食不甘味。但是，母亲却把她那份大爱，深深地掩埋在心底。

我珍藏着在部队那段时间母亲写给我

的一些信件。在一封封泛黄、字迹隽秀的信件中，母亲对我在工作和学习、为人处事方面哪怕有小小的一点进步，都给以充分的肯定，并鼓励我要服从命令听指挥继续努力。虽然话语朴实，却字字珠玑。几年部队生活的摔打，让我练就了不怕苦累的韧劲，迎难而上，令行禁止、勇于担当的素养。部队之于我，既是一个革命的大熔炉，也是淬炼我人生不可或缺的成长学堂。

这种母爱和温馨也会泛溢到家庭之外。

记得，母亲那时候在单位上班，一些新招收进来的学员家在农村，经济条件并不宽裕，来回交通也不方便。有时因工作忙，加班误饭点也是常有的事。经常性地无论是中午或是晚上，会有新学员跟随母亲一起来家里吃饭。家里人都已习惯了，也不见外，赶上家里有什么吃什么，也不专门去做，哪怕就是喝稀饭吃馒头，小学员们心里也是甜滋滋的，脸上总会绽出开心的微笑。

平时，还常常听到与母亲共过事的人，谈到我的母亲，都说她人非常好、善良而忠厚，办事认真。起初，我还有点懵懂，后来，渐渐明白，母亲之为人，善行成德，已非一日之功。

端午随想（二则）

郑策

她看作蛇妖，而将她视作一个可怜的女人。受外婆的影响，我也对白娘子充满了同情，虽然那时我不懂得什么是爱情，但我记住了这个故事，也记住了端午节。从那时起，端午节在我幼小的心灵里，再不是空荡的，那里有了一个悲惨女人幽远的叹息。她让端午节平添了许多人情味。

去年的端午节，有一份爱情曾经走近我。那天一大早，那个女孩来看我，给我带来一袋粽子，告诉我，粽子是她母亲亲手包的，带几个来慰劳我，让我这个异乡人也能分享到家的“味道”。我迫不及待地解开粽叶，咬了一大口。粽叶的清香，糯米的甜腻，让我不仅品尝到了家的味道，还尝到了淡淡的爱情。

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这个在我孤独的时候，想到我，给我送来温暖与关怀的姑娘。此时，我甚至把她想象成白娘子，把眼下的一切全然当作爱情的暗示。或许端午节里的爱情故事，注定不能圆满；那爱情的暗示，最终只停留在“暗示”的层面，稍纵即逝。但那份温情，曾让我年轻的生命充盈着无尽芬芳的诗意。

“忽有故人上心头”。此刻端午又近，我想起巴伯伦所说的“初见”语：那是一道光芒，把心地的各个角落都照亮了；那是在第一根心弦上发出的第一声心响。虽然流传许久的白娘子和许仙的故事注定是个悲剧，虽然端午啖饮的雄黄酒让爱情现出“原形”，但西湖断桥相会毕竟是“一见卿卿误终身”的佳话。往事落俗，成长有声，感恩流年里的一场遇见。

二

作为年轻人的我，对于是否过节，过什么节是不大在乎的。我一个人在外地工作，除去过年以外，什么端午、中秋都只是自己糊弄，并不当节过，想起来就打个电话回家问候一下父母。倒是父母每每会打来电话，询问我回不回家过节，我照例回答一个“不”字。

去年和今年的端午，我都是在同事家里过的。同事的父母是和蔼可亲的长者，对我们几个家不在本地的年轻人很是关爱，过节时就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，招呼我

咏六安茶

周卜安

六安瓜片

茗史出庐门，瓜茶古脉存。
无芽青澄湿，去梗暗香温。
雨采三春晚，炉凝六合魂。
何须寻世味，一盃即乾坤。

霍山黄芽

焙火淬新颜，金芽出霍山。
披毫凝雀舌，渥叶转云鬟。
唐韵千秋赞，殊荣万国颁。
一瓯春雪落，黄绿润人间。

舒城小兰花

皖地育灵芽，兰香溢万家。
霜匀毫刃皎，玉卷翠钩斜。
冲雾凝云缕，浮杯漾月华。
明清传雅制，一品冠新茶。

金寨翠眉

仙芽凝露新，翠色染芳茵。
雾润千峰秀，霜雕一叶珍。
沉浮观世相，甘苦涤心尘。
闲煮庭前月，香随笑语频。



责任编辑：徐 缓

功。这些具体的小事，就是最好的注脚。

母亲工作认真，那是一点也不含糊。几乎天天晚上都要加班到很晚才回家。年龄很小的时候，天黑了，总在想母亲早点安全归来，直至硬生生撑到一双小眼睛不开了，方心怀一丝忐忑进入梦乡……

后来，长大了，我更加明白：母亲的忙，不光是能干，更在于她肯干还心细。母亲在单位不仅负责财务部门整体工作，还兼做财务出纳。尽管当时单位不算大，两、三百号人，所有钱款流水汇集到出纳账目这里，也够忙人的。每个月五号上午单位职工发工资，为了避免干扰，母亲都是在单位同事的陪护下，从银行取到钱款再回到家中——分装好。父亲、我、以及在家的姊妹，也积极参与分装工资的战斗。这项工作虽说技术含量不高，细心程度却要求极严。当年，工人工资不高，十几、几十的都有，领导都很少过问，工资零头小到角和分，全部分发完毕，必须丝毫不差。正常情况，分发顺利了，大家自然开心。但当最不愿出现的情况出现了，分发的数额与总体金额对应不上，尽管令人心情有些沮丧，但必须一个仔仔细从头再来，直至找到装填有误的那份工资袋纠错为止。这个时候，轻松释然的笑色方才慢慢回到母亲的脸上。

……

母亲一生为人善良、敦厚的优秀品行，就像一盏明灯，一直在我的内心深处熠熠发光。

们去吃饭。我们也不推辞，因为那两位老人对我们的态度，如父母一样让人觉得亲切。

吃饭的时候，他们一个劲地劝我们多吃菜，他们脸上展露着父母对子女的怜爱。我知道两位老人之所以这样，是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孤身一人在外，过节时难免感到孤独，叫我们来家和他们一起过节，感受一下家的气氛和温暖。

看着两位老人满脸的慈爱，我忽然感觉到了他们的幸福，他们有几女承欢膝下，还有我们几个异姓的孩子围着他们，感受他们爱的施予。

此时此刻，我不得不想起远在家乡的父母。记得从前我和姊妹都在家的时候，每逢过节，父母都格外忙碌，会起劲地张罗出一桌的好菜，然后全家人会在一起过一个热闹的节日。那时候，我们在父母身边，他们再忙再累也觉得高兴，觉得有劲头，可如今，我和姊妹都离开了他们，只剩下他们二老在孤单冷地过着日子，他们把节过得格外简单。

我忽然明白了父亲电话中那句听来轻描淡写的问话“回不回来过节”的份量，那里包含了父母多少个期盼，多少的牵挂，多少的思念。可我却用一个“不”字回答，这个“不”字，对他们来说多么残酷，又会让他们多么失落。

我的父母从小就教育我们：人应该学会独立。他们认为那种把孩子羽翼在自己身边的做法，容易养成孩子的依赖性，不利于成长，所以鼓励他们兄妹自己去经历风雨。

他们经常给我们讲，老鹰会在小鹰试飞的时候，将其推出巢，不经摔打，就不会有坚硬的翅膀。可是当他们真的一个个“飞”离了家之后，他们又会像天下所有的父母一样，对我们眷眷难舍，牵肠挂肚。特别是过节的时候，别人家都是热热闹闹，团团圆圆，而他们只能面面相觑，他们多么希望我们能回家一起过节，让他们们的关爱有真实的受众。

父母永远牵挂我们，而我们却常常忽略了父母。今年的端午节，我是无法回家陪伴父母了，在向同事父母敬酒的时候，我也暗暗敬祝自己的父母，请他们原谅我。



本栏责任编辑：徐 缓

斗笠下的脊梁

邓维世

邓立功，是我的父亲。时任舒城县副县长，兼1958年龙河口水库修建指挥部总指挥。2025年5月3日，是父亲逝世17周年纪念日。在龙河口水库纪念馆的玻璃展柜里，那件灰褐色的蓑衣总让我驻足，蓑衣编织的纹理间，仿佛还凝结着1958年的冷雨。当年那位老干部指着展柜里的蓑衣轻声说：“这就是当年邓县长的战袍。”

母亲记忆中的雨天，父亲总是最先冲出家门。蓑衣簌簌作响，斗笠下的背影在雨幕里渐行渐远。发黄的照片里，父亲和民工们一体拉车的绳索深深勒进肩膀；父亲说过，握铁锹的虎口震裂时，血珠会溅在冻土上。那年汛期来得猝不及防，一连几天大雨，东大坝和围堰同时溃决，那天夜晚的情景，后来人们在文章里写道：邓县长带着民工们挽成人墙，在激流中站成一道堤坝；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，每晚民工休息后，邓县长依然在工地和帐篷间巡查，房间的灯总是最后一个熄灭。月光下那串深深浅浅的脚印，至今镌刻在十万龙舒儿女的记忆中。

舒城县政协《永恒的记忆——龙河口水库建设实录》编纂组解启玲主任告诉我：“我们采访了七八十位健在的老人，提起邓县长，都眼含泪光。”老团长张成恕谈及纪念馆初建时没看到父亲的资料，情绪激动地说遗憾。劳动模范许芳华那句话至今铿锵：“邓县长都带头泡在泥水里，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干。”十万龙舒儿女就这样跟着父亲，用双手和肩膀挑土123万方、砌石23万方。水库大坝成功合龙，父亲心里充满喜悦，在庆功会上，父亲这个带过兵打过仗的北方汉子，却悄悄把奖状叠进旧挎包里，就像当年把军功章藏进贴身的粗布口袋一样。

随后的岁月里，杭北干渠和舒庐干渠同样在父亲的精心指挥下相继建成，如今这些水利工程已成为子孙后代们的骄傲。六十年代《农村报》记者要采访父亲的事迹，父亲却说：“功劳不属于我个人，功劳属于大家。”把荣誉推让。

今天站在纪念馆平台上远眺，万佛湖（龙河口水库）湖水碧波荡漾，倒映着青山的轮廓。那些父亲您用算盘核验过的土方量，用脚步丈量过的导流渠，早已化作润泽千里的命脉。玻璃展柜里的蓑衣依然保持着30度的倾角，那是劳动者最虔诚的鞠躬。经年的茅草早已凝成铠甲，恰似当年那个在雨中跋涉的背影——那道永远前倾的脊梁，如同大坝的迎水面，始终面向风雨，守护苍生。

展窗玻璃映出的，是碧波千顷的湖面，是堤岸上追逐风筝的孩童，是晚霞里散步老人，是灌溉渠边金黄的稻浪。抚摸着蓑衣粗粝的表面，我终于读懂了父亲您常说的那句话：“共产党员的腰杆要靠群众来挺直。”

犹忆当年粽子香

赵承河

端午节，成为与中秋、春节一样被普遍重视的节日，真好！

而对于金寨县汤家汇镇一带的人来说，给端午节丰富了一个更好的节日内容，那就是在端午来临时，接已经订婚尚未过门的媳妇来过端午节。这个区域性习俗，让未婚男女非常高兴，也很期待，因为他们平时见面的机会很少。

我也是这个习俗的受益者。我与未婚妻相距六十里山路，每年就是正月拜年一面，然后就是等着端午节见一面。因此，我对这个节日满是期待。

一到农历四月底，父母就开始忙碌了，把锅台、碗架和用了好多年的桌子清洗一遍，直至木制碗架和桌子露出木头的本色来。

床上的被子、被单也洗了，连铺床的稻草都换了新的，躺在床上有一股清新的粽草香味儿。

端午节，自然少不了要包粽子，汤家汇的粽子是荷叶包的。

春天，竹笋长出来的时候，会有笋叶脱落，我们把它叫作竹叶。去竹园里捡回来，放在家里留着端午节包粽子用，因为当地没有芦苇，只能用竹笋叶包。竹笋叶包出来的粽子，有一股清新的竹的味道，非常好吃。

接来过门的媳妇过端午，还是一个婚姻确定与否的晴雨表，测试女方最终愿不愿意把女儿嫁给男方。如果男方去接的时候，女孩子顺利来到的婆婆家过端午节，那肯定是不愿退亲的。反之，则男方心里就打鼓了，往往男方的父亲感叹一句：看来女方

要踩亲啊。

五月初三，俺二姐清早出发，坐着那种一上岭就突突冒黑烟的农用三轮车，车厢两边各放一块长木板算座椅，遇到地面不平时，车身一颠，把人甩得多高，经常头碰到车顶的篷布上。

从早上二姐出门开始，我就眼巴巴地盯着大门口的路，一会儿跑出去一趟，一会儿跑出去一趟。父母见状则掩嘴相视而笑。

母亲忙着准备饭菜，居然变戏法似地拿出保存了很久的腊肉，煮的时候满屋生香，腊肉味儿让人馋涎欲滴。煮熟后的腊肉，肥肉处晶莹剔透，似乎透明的，闪烁着晶莹的光泽，每看一眼香喷喷的腊肉，就忍不住咕咚吞一口口水。

这个节日自然少不了咸鸭蛋和咸鸡蛋。当然，这些咸蛋也是自己家腌制的。母亲真能干，会制作这些。二三月间，她就把鸡蛋、鸭蛋收拢好，然后用黄泥巴糊满，在泥巴上撒上盐，放进坛子里，封好口。等到此刻，腌制的鸡鸭蛋就派上了用场。母亲吩咐我打开坛子，拿出咸蛋，洗净外面的黄泥巴，备用。

做好这些后，我坐立不安地等着快晌午的时候，路口终于出现了二姐和“她”的身影。我那个激动劲儿无以言表，兴冲冲地喊道：“娘，娘，俺二姐回来了！”

“你媳妇接来了吗？”忙碌的妈妈紧张地问一句。

“来了来了。”

二姐走后，她走前面。我与她见面，互相欣喜地对视了一下，然后各自脸一红，匆匆低下头，就互不打招呼了。她则冲着爸妈打招呼，我们则喊了一